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十九　經部

詩緝卷二十九　　宋　嚴粲　撰

蕩之什　大雅

蕩唐之上濁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也

傷者傷悼其將亡甚於刺也臣子作詩皆發於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弊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君

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持借秦為喻耳或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比如此殆類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也大序言傷人倫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傷何妨於風刺乎

蕩蕩上帝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下民之辟音壁○傳曰辟君也疾威上帝朱氏曰疾威猶暴虐也其命多辟音僻○箋曰邪僻也天生烝民箋曰烝衆也其命匪諶市林反韻亦作忱○朱氏曰諶信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箋曰

鮮寡也
克能也

周人遭厲王之暴虐呼天而告之曰蕩蕩廣大乎上帝此下民之君也謂天子也今暴虐之上帝何其命之多僻也謂命僻王以為君也疾威者厲王所為而天實命之是天為此疾威也天實為之則無所歸咎矣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為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也王自不為善豈天賦予以惡哉首章說得

含蓄至五章七章乃發之朱氏曰蓋殆為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傳曰咨嗟也咨女殷商曹氏曰契始封於商其地在上洛湯受命於亳殷其地在蒙故後世或謂之殷今曰殷商併舉之也曾是彊禦曾音增○今曰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為孝乎其音層者辭之舒也嘗也彊禦禦人以口給之禦○傳曰彊梁禦善也曾是掊克掊音裒○釋文曰掊聚斂也○曹氏曰斂民財則作威以勝之不恤也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傳曰服服政事也天降滔德滔音叨○傳曰滔慢也○李氏曰如滔天之滔女興是力

三章以下設為文王歎商之辭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文王曰嗟乎嗟汝殷商之君則是彊梁禦善之人則是掊斂好勝之人乃任用之使之居位使之任事天降是滔慢凶德之人以妖孽天下汝又興起崇任之甚力何哉曹氏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而君子小人之生昔人以謂各有天命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而生小人也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朱氏曰而汝也義類猶善道也彊禦多

懟音墜○朱氏曰懟怨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作音詛祝音晝○箋曰侯維也○傳曰作祝詛也靡屆靡究傳曰屆極也究窮也汝當秉持善道乃用彊禦作怨之人非善類也此人問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道途之言豈足信哉小人為盜賊之行是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也人心相疑則詛祝相要無有屆極窮究之時忠信之衰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炰音庖烋音哮火交反○箋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音輩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傳曰陪陪貳也○疏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

女炰烋自矜氣健于中國斂民之怨乃自以爲德汝所以是非顚倒邪正錯亂不能明爾之德者由汝背後傍側皆無賢人以引翼之也爾之德所以不明者由汝無陪貳之大臣又無賢六卿也背側言前後左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湎音免○蘇氏曰沈湎也○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不義從式朱氏曰式用也法也既愆爾止蘇氏曰容止也靡

明靡晦式號式呼號音豪　俾晝作夜

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之事則從而法之也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言此者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呌號讙呼使晝日作夜荒亂甚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蜩音條螗音唐○今日蜩者蟬也諸蟬之總名也螗者蝘也螗蜩也蝘音偃○蜩螗解見七月如沸如羹小大近喪去聲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奰音備○傳曰奰怒也覃及鬼方䟽曰覃及延及也旣濟高

宗伐鬼方未知何方

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蟬螗蝘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如羮之熟無小無大皆近喪亡矣而汝等人尚由而行之不改過乎昏亂如此故內致怨怒於中國延及鬼方遠夷亦怒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朱氏曰不時不善之時也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朱氏曰典刑舊法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今曰盤庚云懋建大命大命謂國之興亡也

不時者猶言厄運非上天為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其先王之舊法耳亦以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縱無老成舊臣尚有先王法度可以遵守汝曾莫能聽用遂自傾覆其大命而歸咎於天可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沛音貝揭音結○傳曰顛仆也沛拔也○箋曰揭蹶貌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撥音鉢○箋曰撥猶絶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古之賢人有言植木將欲顛仆沛拔揭然而蹶其枝

葉未有折傷而本根實先斷絶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枝葉將從之也殷之鑒戒甚不遠惟在夏后之世謂殷當鑒夏今又當以殷為鑒意在言外也歐陽氏曰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

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疏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

讀曰懿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

厲王之世武公為諸侯庶子作此詩刺厲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也詩補傳得之孔氏謂武公追刺厲王詩記非之以為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豈追刺之語乎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以為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為武公宣王三十六年即位恐誤矣

抑抑威儀賔之初筵傳曰抑抑愼密也維德之隅傳曰隅廉也○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以此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内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王氏曰孔子云古者民有三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傳曰戾罪也

廉隅者屋之外角喻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宫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在内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然謹密之威儀則知其在内之德必嚴正也人有常言無有哲而不愚者哲而自隳其所守則為愚矣

惟聖罔念作狂豈可不自謹其威儀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禀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主於疾而已唯哲人自廢縱而為愚是則可罪也罪之者以其自取也武公所以自警者切矣○抑詩多自警之意所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謹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曹氏曰哲人性明本無過忠然而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

易慢之心入之矣易慢之心一萌則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何所不至故昔之哲者反化而為愚其罪在此也

無競維人箋曰競彊也○今曰無競者莫強也孟子云晉國天下莫強焉經中言無競皆同孟子彊字作強四方其訓之傳曰訓教也○今曰以為訓也有覺德行去聲○今曰釋文云覺知也悟也猶孟子所謂先覺也四國順之訏謨定命訏音吁○傳曰訏大也謨謀也遠猶辰告箋曰猶圖也○傳曰辰時也○今曰入告爾后于内之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曰則法也

莫彊者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傚之以為訓矣形勢

非彊而得人為彊也有覺悟者德行也有德行則四國服從之矣欲明明德者先致其知也用賢脩已治道之大端舉矣猶不敢輕出之也其於政事必有訏大之謨以堅定其命令謂先定大計也建謀立畫不貴自用必使深遠之圖得以時時入告謂廣覽兼聽也如是而益謹其威儀以儀刑天下則治道備矣朱氏曰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遠圖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

其在于今興句○錢氏曰今之興者謂厲王○補傳曰自厲王興起之初○今曰興起也言起而即王位也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湛音耽○箋曰荒廢也○釋文曰湛樂之甚女雖湛樂從女音汝弗念厥紹傳曰紹繼也罔敷求先王箋曰敷廣也克共明刑○共音拱王氏音恭○傳曰共執也

今厲王之興即迷亂于政傾敗其德政荒則國不治德喪則身不脩皆由荒湛于酒也汝雖湛樂是從獨不思念繼紹之事乎汝不以繼紹為念故不復廣求先王之道而執守明明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也夙興夜寐洒埽廷內洒鰓之上埽音譟○今曰庭宮中也廷朝廷也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黃氏曰庭內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洒埽庭內之意乎○疏曰假廷內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李氏曰只是修潔其朝廷耳維民之章傳曰章表也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逷音惕○傳曰逷遠也○今曰左傳豈敢離逷

王湛樂如此故今皇天不尚其所為君臣皆將滅亡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

率相與以亡也今宜改過早起夜寐洒埽宮室之内言閨門之間當修潔而自新也如此則可以表示於民矣又不可忘意外之變故脩治其車馬及弓矢戎兵之器用此以戒備兵事之起用此以逷遠蠻方使之不敢來侵庶幾未至於亡耳

質爾人民今曰民之質矣之質質爾猶云樸以皇質使之淳也謹爾侯度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法度也用戒不虞朱氏曰不億度而至之禍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詩記曰柔遜順也○箋曰嘉善也白圭之玷點店二音○傳曰玷

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王又當質爾人民毋導之以浮靡又當謹其所以御諸侯之法度必如是而後可以戒備不虞之變也其本則在脩身故當謹爾之出言敬爾之威儀無不柔順嘉善白玉為圭其有玷缺尚可磨鑢而平鑢音慮言語一有缺失不可復改矣故言不可不謹也

無易由言易音異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音門○傳曰莫無也捫持也○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言不可逝矣箋曰逝往也無言不讎朱氏

曰𩔰荅也無德不報惠于朋友箋曰惠順也庶民小子疏曰小子子弟也○今曰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注云民之子孫也子孫繩繩蘇氏曰繩繩不絶○今曰如繩之牽連不絶萬民靡不承

由言者自由之言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王無得輕易自由以言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今雖無人執持我舌然言出則往而不可追矣王無有出言而人不𩔰荅之者無有施德而人不報復之者言必應也王苟能惠順于羣臣朋友下及庶民與其小子

則子孫繩繩然相繼不絶而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

宜民宜人則福祚無窮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輯音集○傳曰輯和也不遐有愆箋曰遐遠也

相在爾室相去聲○朱氏曰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傳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箋曰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厞音翡又音肥○疏曰天官冪人職掌帷幕幄帟註云帷幕以布幄帟以繒為之幄在帷幕之内帷幕是大帳幄為小帳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宫室其宫内不張幕也幄則室内亦有之屋漏者室内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愧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奥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

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冪莫歷反帟音亦○曹氏曰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蓋厞隱之處也凡祭設饌於奥奥室之西南隅尊者所居也既畢然後改設饌於西北隅佐食闔户牖降所以求神於幽也今祭畢而設饌於屋漏厞隱之處禮煩力倦或有墮容人雖不覩神寔臨之可得而欺邪

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古候反○傳曰覯見也神之格思傳曰格至也○詩記曰思語辭也不可度思度音鐸矧可射思射音亦○箋曰矧況也射厭也

視爾親友君子之時和柔其顔色以接之庶幾不遠有過此顯明之地人皆知脩飭也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無愧于西北隅隱漏之處無曰此非顯

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
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發心學之奥而以鬼神言之
猶中庸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不度不射乃無思
無為寂然不動之時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尹氏所謂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慈湖所謂澄然湛然者也朱氏中庸
章句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
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
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
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
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又曰君子戒謹乎其目之

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也而不敢有斯須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又曰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謹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理義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斯須之間矣

辟爾為德辟音闢○箋曰辟法也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傳曰僭差也鮮不為則鮮上聲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傳曰童羊之無角者也○今曰箋以童羊譬皇后而角喻與政事令不從實虹小子虹音紅○傳曰虹潰也○曹氏曰蝃蝀也○今曰虹謂幻惑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故自稱小子也

此章言上行下傚天下皆法爾之德視傚於爾爾當使之為臧善使之為嘉美毋導之以惡也故必淑善敬謹爾之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少

不為人所法則若如人擲我以桃我必報之以李爾為善而民以善應之必然之理也若身不善而責民之善猶索童羊之有角實惑我耳不可信也○舊説武公以小子稱厲王如周公稱成王為孺子非也今考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此言其末年也年表武公終於平王之十三年詩記推武公即位年四十餘其為世子作此詩之時年二三十耳不應斥時王為小子也若以為追刺則前王已往

當代臣子尤不得斥為小子矣

荏染柔木荏壬之上染上聲○曹氏曰荏染柔意也言緡之絲緡音閩○傳曰緡被也○箋曰被之弦以為弓溫溫恭人傳曰溫溫寬柔也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傳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覆音福○箋曰覆猶反也○今曰僭躐也民各有心

厲王剛愎拒諫觀其監謗氣象可見故告以有荏染然柔忍之木乃緡被之以絲弦而為弓亦猶溫溫然寬柔之恭人乃為德之基本蓋人主必寬柔然後能

容受直言而德日進也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德而行之其維愚蔽之人反謂我言為僭亂人各有意見何得以汝所見為是而彊王之從也武公以諸侯庶子而論國家之理亂發義理之精微故愚人以為後生僭亂也

於乎小子（於乎音嗚呼○釋文曰凡於乎二字相連皆放此）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啼）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歐陽氏曰靡盈盈不自滿）誰夙知而莫成○（莫音暮傳曰）

暮晚也

此章武公自警之辭因上章人謂巳為僭而內自省也歎言我小子涉歷尚淺誠未知事之善惡然嘗親炙於長者矣長者非但攜我之手且示我以巳驗之事非但面命我且提我之耳而告之謂親承其教誨而非剽聞於人也借曰我未有所知亦巳抱子為人父矣年齒浸加日月逝矣豈可不汲汲自勵以力踐所聞而侵尋虛老一生邪學問之道患在自滿則不

復有進人若能不自盈滿豈有早聞道而晚乃成者乎謂已早聞先生長者之教今當去箇矜字庶能佩服而勿失之此見武公切問近思工夫也○舊說以小子為斥王左傳襄公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是古人稱幼君為小子武公時為世子則不可斥王為小子也至若攜手提耳豈君臣之辭哉或又以為武公老作此詩故呼其同寮為小子武公學問深粹謙抑自處年九十有五猶求益於其國之臣若哆然

以老成自處而呼王朝同寮為小子不似武公之氣象也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奉芳勇反負劒辟咡詔之辟音僻咡音二註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咡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誥小子之常此詩所言形容親承之意耳正淇奥所美切磋琢磨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音蒙○傳曰夢夢亂也○孫炎云昏昏之貌也我心慘慘駿之上○傳曰慘慘憂不樂也誨爾諄諄箋曰口語諄諄然聽我藐藐音莫字亦作邈○箋曰藐藐然忽略不用○疏曰不聽受之貌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音冒○傳曰耄老也○今曰聿遂也將然之辭

昊天甚明照察於我我不樂其生也蓋視王之意夢夢然昏亂我心之憂慘慘然憔悴我誨爾諄諄然詳熟汝聽我藐藐然不入不以我言為教乃反以我為虐借曰我未有所知然亦從此將老矣豈可以吾言為不足聽乎時武公未老故言亦聿既耄猶九月蟋蟀在堂歲實未莫而言歲聿其莫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箋曰止辭也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

艱難曰喪厥國喪去聲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箋曰忒差也　回遹其德疏曰回遹邪僻也　俾民大棘箋曰大棘大困急也

又歎言我小子非敢臆説所告爾者皆先世舊章王能聽用我謀庶幾不至於大悔天方艱難將喪滅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之福善禍淫豈有差忒哉皆王為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大急自取之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疏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

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也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内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内也顧命注芮伯入為宗伯畿内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内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為入畢國亦在畿内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菀音鬱○傳曰菀茂盛貌其下侯旬如字又音荀傳曰旬言陰均也捋采其劉捋力活反○王氏曰劉殺也殺言盡之也○蘇氏曰殘也○今曰書盤庚重我民無盡劉左傳虔劉我邊陲瘼此下民瘼音莫○傳曰瘼病也不殄心憂箋曰殄絶也倉兄塡

兮倉兄填音創况陳○蘇氏曰倉悲也○說文曰傷也○錢氏曰倉讀如愴兄讀如况古文假借未加偏旁也○傳曰兄滋也填久也○疏曰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滋多故况為滋也○今曰兄與况字同况也永歎訓茲此倉兄及下文亂况斯削訓滋 倬彼昊天倬明大貌寧不我矜箋曰矜哀也

興也菀然茂盛之桑其葉穉而柔濡其下陰均人息其下者得其芘蔭也及蠶者捋采一朝殘盡之則其樹下之民病於日所暴矣亦猶王剥喪其德則民不得其芘蔭也君子憂之不絶於心悲愴滋久而不已於是呼倬然明大之昊天而訴之曰寧不哀矜我乎

蘇氏曰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釆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言周之盛也如桑之方茂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然凋弊如桑之既釆

四牡騤騤音葵○傳曰騤騤不息也旟旐有翩○旟旐音輿兆翩音篇旟解見鄘干旄旐解見出車○錢氏曰翩飛揚也亂生不夷傳曰夷平也靡國不泯音敏○傳曰泯滅也

民靡有黎音黎○今曰黎衆也書黎民於變時雍詩羣黎百姓皆衆也王氏以黎為黑如黔首之義然民靡有黑則不辭矣具禍以燼音盡○箋曰具俱也災餘曰燼○疏曰燼是燋燭既然之餘燋音爵於乎有哀於乎音嗚呼國步斯頻傳曰步行也頻急也○曹氏曰國步猶天步也天之所行謂之天步則國步者國之所行也○陳氏曰國步國運也

王政不綱諸侯相攻故兵車駕其四牡騤騤然不息所建旟旐翩翩然飛揚禍亂日生而不平夷無國不見殘滅也民無羣衆之聚甚稀踈矣俱遇此禍將為灰燼而無餘矣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急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或考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為使臣奔走於道路然味詩之意政是厭苦兵革如杜甫所謂車轔轔馬蕭蕭下言靡國不泯知為諸侯相攻矣

國步蔑資蔑音滅天不我將箋曰將猶養也靡所止疑音逆魚陟反朱氏音屹魚乞反今韻略音凝魚陵反音雖不同皆訓定也云徂何往朱氏曰徂亦往也君子實維今曰君子指厲王秉心無競傳曰競彊也○今曰競謂自彊也執競武王誰生厲階傳曰厲惡也至今為梗音鯁○傳曰梗病也○錢氏曰水上浮木壅水者○今曰飄蓬斷梗

國運困窮無所資賴天不我養無所止定内不得安也云欲往而果何所往外無可向也厲王不自彊以為善復是何人生此禍亂之階至今為梗病乎王實為之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解見卷阿我生不辰箋曰辰時也逢天僤怒僤音亶○傳曰僤厚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音杵多我覯痻音閩又音昏○疏曰覯遇也○孔棘我圉音語○箋曰棘急也○傳曰圉垂也○疏曰邊垂也箋曰痻病也

周家土宇昄章今日以侵削矣故我憂心慇慇然念之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自恨生於亂世也是時鎬京在西中原在東自西至東無有寧居者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京師及中國旣亂我見其病已多矣而我邊垂又甚急是内外皆不得其安也

為謀為毖音秘○傳曰毖慎也亂况斯削告爾憂恤箋曰恤亦憂也誨爾序爵箋曰次序賢能之爵○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遠間親新間舊則失其序矣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考唐風噬肯來遊朱氏云發語辭蘇氏云噬逝通○其何能淑箋曰淑善也載胥及溺箋曰傳曰濯所以解熱也胥相也及與也

此教王以用賢言王非不為計謀非不為謹毖然而禍亂滋甚益以侵削是謀之不得其道而所與謀者非人也故我今告爾以當憂恤之事誨爾以次序官

爵辨別賢否之道誰能手執熱物而不以水濯之乎以水濯手所以殺其熱欲止亂而不用賢猶欲止熱而不以濯也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乎則相與陷溺於禍難而已

如彼遡風遡音素○傳曰遡鄉也亦孔之僾音愛○傳曰僾唈也唈烏合反○箋曰使人唈然不能息○疏曰郭璞云嗚唈短氣也風唈人氣使人不能喘息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荓音烹徐音絣○傳曰荓使也○解見小毖○箋曰逮及也好是稼穡好去聲力民代食疏曰司勲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有功加於民者也○錢氏曰代耕而食稼穡維寶箋曰

耕種曰稼收斂曰穡代食維好如字

君子視厲王之亂如遡嚮於疾風亦甚僾唈使人短氣而不能喘息也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於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為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箋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稼穡卒

痒音羊○箋曰卒盡也痒病也哀恫中國恫音通○箋曰恫痛也具贅卒荒贅音綴○傳曰綴屬也荒虛也○疏曰贅猶綴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云君若贅旒然靡有旅力旅力解見北山以念穹蒼王氏曰穹蒼天也

天今降此喪亂將滅亡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是以降此蟊賊之蟲使稼穡盡病可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贅屬而危矣盡荒虛而空矣羣臣無有盡衆力以念及天意者是代食者其人非好也

維此惠君箋曰惠順也民人所瞻秉心宣猶今曰宣布也○箋曰猶謀也

考慎其相鄭去聲毛如字維彼不順自獨俾臧今曰自獨猶獨自也○箋曰臧善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維此順道之君為百姓所瞻仰內則能秉持其心而有常德外則宣布其謀而不自用又考察謹擇其輔相維彼不順道之君乃欲用獨自之見而使之善何由得善乎以己自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眾故使民盡迷惑如狂也自有肺腸即抑詩民各有心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甡音莘○傳曰甡甡眾多也朋友已譖今莊蔭反舊音

僭不胥以穀箋曰胥相也穀善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曰谷窮也○疏曰谷是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

視彼林中其鹿羣輩同行甡甡然衆多今羣臣相讒不能有善禽獸之不如也人亦有言無道之世進退皆窮如陷山谷然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錢氏曰聖人聽言迎解其意維彼愚人覆狂以喜覆音福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曰胡之言何也

聖人於人之言能瞻之於百里之外謂望之而喻其

意也若彼愚人禍敗已廹而不自知方且狂迷而喜樂不以為憂如此則雖諄諄然誨之亦不悟矣我非不能言如此畏忌何言王監謗將得罪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曰迪進也○今曰書不廸有顯戮其尚迪果毅註迪進也又夏迪簡在王庭維彼忍心是顧是復疏曰顧眷也復重也○今曰復如顧我復我之復民之貪亂箋曰貪猶欲也寧為荼毒荼音徒○疏曰荼苦菜也毒螫蟲也

維此善人王不求索之不進迪之維彼有殘忍之心者王乃顧視而眷念之重復而綢繆之天下之民苦

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寧為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

大風有隧大如字鄭音泰隧音遂○傳曰隧道也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令曰式法也穀善也從鄭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茍○令曰征猶攻也○曹氏曰征猶討也中垢猶内污也蓋以閨門之事污蠛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是也蠛音蔑

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隧道必從空大谷中喻小人乘虛而至也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充實之象小人無由至矣善人所作為之事皆合於法

皆本於善無可指摘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内汙之事葢其立朝行已無間可乘唯以曖昧之言誣之使之無由自明耳此小人陷君子之常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敗音拜○箋曰類等夷也聽言則對箋曰對答也誦言如醉箋曰誦詩書之言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音佩○箋曰悖逆也今曰韻亦作詩亂也

大風有隧道而至如貪人有緣由而至也貪人進則善類敗矣小人好人從已唯聽彼之言則喜而對答

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則不悅而如醉不對之矣彼既不用善言而欲使人從已是反使我悖亂於道也疏曰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朱氏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所謂貪人其榮公也歟

嗟爾朋友朱氏曰寮友也予豈不知而作令曰即下章既作爾歌之作如彼飛蟲疏曰蟲是鳥之大名故曰羽蟲三百鳳凰為長時亦弋獲既之陰女陰如字鄭音蔭女音汝○曹氏曰陰蓋覆不暴揚之

反予來赫鄭許嫁反毛如字○釋文曰亦作嚇音鎛

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曹氏曰以言欺人也

嗟爾寮友汝蹤跡詭祕我豈不知實事而妄作此詩乎如彼蟲鳥之飛時亦為弋者所得吾之言亦有時而中也子既覆蓋於汝不暴揚汝之事汝反謂予不知而來欺赫予也

民之罔極罔極解見衛氓○朱氏曰民之貪亂而不知所止職涼善背涼毛如字鄭音亮背音佩○箋曰職主也○傳曰涼薄也○疏曰莊三十二年左傳云號多涼德○朱氏曰善背工為反覆也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今曰競強也謂強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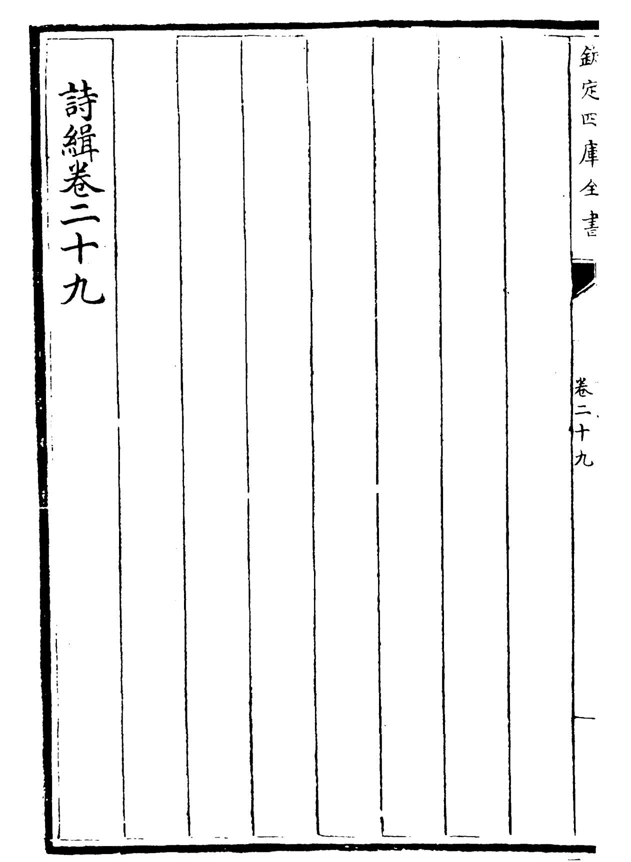
涼言刻薄競言彊禦盜言貪黷三者皆謂小人當時必有所指由此三小人致亂故皆以職言之民之亂無窮極者主由此刻薄之人善為欺背之事也彼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也民之所以邪僻者主由此彊禦之人用力為虐也

民之未戾傳曰戾定也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音利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民之所以未定者主由此盜臣為寇攘之行也羣小

不和自相毁訾其涼者見盜者貪黷已甚亦言其不可而覆背以詈之矣謂其黨亦自知其非也涼背盜而詈之故上章言職涼善背也善詈工於駡也涼者雖歸咎於盜欲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不可隱諱矣承上章予豈不知而作之意詩記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詩緝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詩緝卷三十

宋 嚴粲 撰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箋曰仍叔周大夫也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宣王承厲王之烈朱氏曰烈暴虐也內有撥亂之志疏曰何休注公羊云撥猶治也遇烖而懼側身脩行去聲○疏曰側反側也憂自不安欲銷去之去上聲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復扶又反百姓見憂疏曰百姓見被憂矜故作是詩也

宣王即位初年遇旱未有施設天下已喜於王化復

行者以其有憂民之心而預期之也解頤新語曰宣王興起他未及施為首以百姓為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行王化也昔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使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卹民之心夫列國之公子出其言善君子謂其可以為君則宣王因旱而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御說音禦悅

倬彼雲漢倬音卓○桑柔傳曰倬明大貌○箋曰雲漢天河也○疏曰河精上為天漢○曹氏曰或謂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或謂箕斗間為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為漢左傳昭十七年

星孛及漢梓慎云漢水祥也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昭回于天**箋曰昭光也○傳曰回轉也○疏曰水氣精光也○曹氏曰天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王曰於乎**音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音荐○傳曰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箋曰靡無也**靡愛斯牲**曹氏曰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祈禳於坎壇雩宗祭水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宗鄭讀為禜禜敬反**圭璧既卒**傳曰卒盡也**寧莫我聽**協句平聲○箋曰寧曾也

宣王憂旱夜不能寐起觀天象以占雨候見倬然明大之雲漢精光回旋於天夜晴無雲則天河明未有

雨候也宣王於是歎傷曰嗚呼今之人何罪乎而天降此喪亂使饑饉重至謂頻年旱也我之禱雨無有神而不舉祭之者牲玉皆所以供祭祀牲則不敢愛圭璧則用之已盡神曾莫我聽乎○此詩多用寧字或訓曾或猶偏或為願辭或訓安不可執一今隨文解之

旱既大甚大音泰蘊隆蟲蟲王氏曰蘊隆蘊積隆盛○疏曰釋訓云蟲蟲薰也郭璞云旱熱薰炙人也不殄禋祀自郊徂宮箋曰宮宗廟也上下奠瘞音意○傳曰上

祭天下祭地○疏曰奠謂置之於地○釋文曰瘞埋也靡神不宗箋曰宗尊也后稷不克錢氏曰克勝也上帝不臨耗斁下土斁音妒○箋曰斁敗也寧丁我躬曹氏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傳曰丁當也

天久不雨旱既大甚矣其旱氣蘊積隆盛蟲蟲然其熱熏人我為禱雨之故禋祀未嘗止絶從郊而至宗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無有神而不尊祀之者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

不肯臨顧我與其為旱以耗敗下土寧使災禍當我之身此至誠慘怛之辭也李氏曰史記宋世家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今曰不可推如孟子言王無罪歲宋景公不欲移災於股肱之意

兢兢業業傳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今曰業業危動恐懼也烝民四牡業業鄭氏以為動當為動而不息常武赫赫業業毛氏以為動當為震動可畏此詩及召旻兢兢業業長發有震且業毛氏皆以為危當為危動恐懼三說不同皆動之意

如霆如雷霆解見采芑　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疏曰孑然孤獨之貌言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曹氏曰說文云孑無右臂曰孑言其獨也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疏曰不遺留其意將欲盡殺也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宣王言旱既大甚皆已不德所致不可推其過於他人承上文寧丁我躬之意也吾心兢兢然而恐業業然而危如聞霆之奮擊雷之發聲也周之民多死亡矣今所餘之衆民又將無有孑然孤獨而存者矣昊天上帝不使我有遺類何不畏先祖之業摧落乎庶

天以先祖之故而矜念之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音咀○傳曰沮止也○今曰自沮也赫赫炎炎傳曰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云我無所大命近止大命解見蕩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傳曰先正百辟卿士也○箋曰雩祀所及者○疏曰正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今曰寧猶偏也

宣王言旱既大甚我當多方思所以救之不可自沮禱祈不應則人易以自沮而怠心生反覆此詩宣王欲銷天變之意愈堅愈銳可謂不自沮矣旱氣赫赫

然熱氣炎炎然宣王憂之之甚曰我措身無所矣大命將近謂國將亡也曾無瞻視而顧念之者古者有德之羣公先世為官之正長凡雩祀所及者則皆不我佑助父母與先祖之靈何其偏忍於我而不見救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滌音敵○傳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疏曰葢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錢氏曰洗也山無木川無水如滌之然旱魃為虐魃音跋○傳曰魃旱神也如惔如焚惔音談○傳曰惔燎之也○疏曰焚燎皆火燒之名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傳曰

熏灼也○疏曰熏灼俱焚灸之義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今曰寧願辭也

旱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濯然旱魃之神為此虐害如火之惔燎焚燒我心畏憚暑旱其憂心如為火所熏灼羣公先正曾不閒知而見察昊天上帝如厭棄我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而使百姓受害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黽音閔○錢氏曰黽勉猶勉強也 胡寧瘨我以旱

瘨音顛○箋曰瘨病也 憯不知其故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箋曰虞度也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始欲遯去既又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於此不敢去也天何偏病我以旱乎水旱之災皆由政失必有以自取之但痛哉不知其何故而致此也知其故則當速改矣惟不知其故因念恐有得罪於神祇者我祈豐年則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豈上天不

度知我心乎我敬事明神如是當不恨怒於我而降此旱災也曹氏曰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割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羣牲而割之也又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又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夙矣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則方與社亦不莫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箋曰人君以羣臣為友鞫哉庶正鞫音菊○箋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今曰鞫與南山曷又鞫止之鞫字異音義同皆窮極也南山言滛亂之極此詩言勞苦

之極疚哉冢宰疚音救○箋曰疚病也窮哉病哉者言勞倦也趣馬師氏趣芻之上○趣馬解見十月之交○今曰師氏地官中大夫膳夫左右今曰天官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靡人不周今曰周徧也周爰咨諏之周傳以為救今不從無不能止今曰無猶毋也言毋自謂不能而止不為也瞻卬昊天卬音仰云如何里十月之交悠悠我里箋曰里居也○今曰田里也旱則田里無聊也鄭訓憂破字作悝不若從本字

人君以臣為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以救旱之急於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飭故云散無友紀也自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於禱祈賑救之事或奉

行之或討論之夙夜不遑以致勞瘁故云窮哉病哉也窮極言勞苦之極也庶正冢宰既皆勞瘁下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靡不周徧謂無一人不勞瘁也人皆勉力救荒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宣王瞻仰昊天而歎曰田里之間將如何乎必有愁歎之聲矣憂民之辭也○舊說以窮哉疚哉為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庶正冢宰位高禄厚恐未至此又以周為賙給羣臣救荒當先及小民不應但賙給

有位也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大牢令減損之左右君之左右揔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嘒音諱○傳曰嘒衆星貌大夫君子昭假無嬴假音格嬴音盈○呂氏曰嬴餘也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為去聲以戾庶正傳曰戾定也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宣王以旱之故夜不能寐瞻仰昊天不見雲興而唯

見嘒然之衆星未有雨證也於是呼其臣而勉之曰大夫君子我之所以昭格於天以禱雨者已無嬴餘矣然未得雨則死亡將近不可遂已而棄其前勞更思所以禱祈必得雨而後已所謂則不可沮也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乃所以定衆正也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瞻卬昊天何時惠我以安寧乎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崧音菘尹吉甫美宣王也箋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曹氏曰

尹官也官為氏以天下復平復音服又扶又反能建國親諸侯疏曰能建國親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褒賞申伯焉朱氏曰申國名

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其行之詩也

崧高維嶽傳曰崧高貌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駿極于天駿音峻○傳曰駿大也極至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曰鄭氏注孔子閒居云仲山甫及申伯也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曰翰榦也○解見維周之楨四國于蕃方元反○王氏曰蕃言扞蔽四方于宣王氏曰宣言敷播

首章以仲山甫比申伯也詩人之意謂申伯佐宣王

中興關國家之運則其生必不凡故設為神異之辭言崧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駿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也當時仲山甫為相申伯亞於山甫此詩為美申伯而以山甫並言蓋謂申伯與山甫伯仲間耳借山甫以大申伯也維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榦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蓋山甫兼總內外之任而申伯則專主蕃宣之職也○此詩首章主申甫而

言謂申甫之生必有所自來故推原於嶽降以尊之非申甫實為嶽神也○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興其子孫則執着於嶽降之文以辭害意矣此詩言嶽降申甫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鄭氏注禮既以甫為山甫而箋詩乃以甫為甫侯自為異義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葢泥嶽神福四嶽之子孫謂申甫皆姜姓耳或者疑甫為字申為國則名稱不類

故以申甫皆為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典稱稷契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

亹亹申伯　箋曰亹亹勉也○李氏曰按史記周本紀申者乃侯爵也以其為方伯故謂申伯○今曰方伯者一州之牧

王纘之事　纘音纂○箋曰纘繼也○李氏曰王纘繼之以事如北門政事一埤益我

于邑于謝　王氏曰國之所都亦曰邑○傳曰謝周之南國也○疏曰申伯先受封於申國本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今曰西漢地理志申國在南陽宛縣後漢郡國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申謝地相近

其南國是式　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式則為一州之牧

王命召伯　傳曰

召公也○疏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錢氏曰登升也自卿士為牧伯故曰登世執其功傳曰功事也

次章述封謝也申伯亹亹然勉於職故王繼之以事其任益重也往邑謂去京師而就國邑也往謝指其邑之所在也先虛言之後實言之也申伯為一州之牧使南國有所法式王於是命司空召穆公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申伯元為諸侯今為州牧於謝是

升此南邦也世世執守其功長為牧也○詩人之辭多以一事分兩節言之如載脂載牽止是脂牽一事耳今言載脂則謂塗脂於牽言載牽則謂設牽於車是剥是菹止是以瓜為菹一事耳今言是剥則謂以刀削瓜言是菹則謂淹瓜為菹于周于京止言周京一事耳今言于周則指國言于京則指國所都之地此于邑于謝語勢正與于周于京同箋以上于為往下于為於今不從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箋曰庸功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公劉遷于豳邑而徹田為糧今申伯之改邑于謝亦必徹其土田○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　王命傅御申伯傅相及治事遷其私人傳曰私人家臣也○錢氏曰遷謂禮遣之之官

三章申上章營謝之事也王又告申伯以改邑之意云我欲使汝為法於此南邦今因此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爾之功言尊顯之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凡申伯土田以徹法定其稅

賦十取其一王又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遷其家臣而資遣其行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俶音觸○王氏曰俶始也○錢氏曰始作之也寢廟既成既成藐藐釋文亡角反○錢氏曰藐藐高廣貌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音矯○傳曰蹻蹻壯貌○今曰本訓舉足行高故為壯貌鉤膺濯濯鉤膺解見采芑○疏曰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樊讀作鞶○錢氏曰濯濯鮮明也

四章述召伯既營謝及王錫遣申伯也申伯城謝之

事乃召伯所營始作其城郭又作寢與廟以定其人神所處此寢廟既成矣既成之貌藐藐然高廣也王將遣申伯乃賜以四牡之馬蹻蹻然強壯又賜以馬婁頷之金鉤及在馬膺前之樊纓皆濯濯然鮮明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乘去聲○傳曰乘馬四馬也）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疏曰毛以為桓圭九寸鄭以為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詩記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以作爾寶（傳曰寶瑞也○疏曰毛以為瑞謂所執之玉鄭以介圭非諸侯所執故以為寶）

往近王舅近音記○傳曰近已也○箋曰近辭也○疏曰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知姜氏生

宣王南土是保箋曰保守也

五章申述錫遣之事也王發遣申伯之國賜之以路車即上文鉤膺金路也賜以一乘之馬即上文四馬蹻蹻也申伯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侈君之賜而申複言之也王因告申伯我謀爾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又特賜汝以大圭為汝所執之瑞申伯侯爵當賜信圭七寸耳稱介圭亦侈君賜而美大言之也

寶玉以分同姓申伯以異姓受賜亦異恩也王又命之曰往巳王舅當於南土是保守也○舊說以上賜四牡鉤膺是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按周禮巾車金路有鉤本以封同姓申伯以異姓受此賜侈矣乃止為私恩名器無乃褻乎此詩多申複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申伯信邁箋曰邁行也王餞于郿餞音賤郿音眉又音媚○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申伯還南還音旋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峙音齒粻音張○錢氏曰峙猶聚也式遄其行遄市專反○箋曰遄速也

六章述申伯往謝也申伯於是信行矣郿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王至豐册命申伯於文王之廟故行餞送之禮于郿申伯北就王命于岐周乃旋反而南行其於謝邑誠然歸之矣言信邁誠歸蓋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前此申伯未發之時王已豫命召伯以徹法税其疆土預峙具其糧食令自京至國無缺乏用是以速申伯之行

使在道不留滯也○鄠豐皆在鎬京之西其地相近王命申伯為州牧改邑於謝必冊命於文王之廟故告廟畢而飲餞于鄠也祭統云賜爵禄必於太廟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文王之廟在豐命諸侯必至豐告廟于周受命亦豐廟也鄠即董卓所築

鄠塢漢志音媚

申伯番番音波番書作番音義同○曹氏曰秦誓云番番良士孔安國以番番為勇武貌然下文以仡仡勇夫為所不欲則不當以番番為勇武蓋耆艾之狀也○今曰秦誓以旅力既愆為番番則為耆艾可知

也

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灘○傳曰徒行者御車者○朱氏曰嘽嘽衆盛也○考見四牡周邦咸喜蘇氏曰周人也戎有良翰箋曰戎猶汝也翰幹也不顯申伯傳曰不顯顯也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箋曰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

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申伯番番然者艾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嘽嘽然衆盛普天率土侯國皆周邦也南方諸國喜得良牧於是相慶曰汝有良翰蔽矣州牧得人諸國皆賴之也申伯為南國所悦如此豈不光顯乎申伯為王之

長舅文人武人皆以為表憲言其文武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疏曰柔惠安順也揉此萬邦揉柔之去聲又上聲○錢氏曰揉謂柔伏之○曹氏曰漢公孫弘云揉曲木者不累日顔師古注云揉謂矯而正之也葢柔曲而使之直耳○疏曰周無萬邦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聞于四國聞音問吉甫作誦箋曰誦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其詩孔碩箋曰碩大也其風肆好蘇氏曰肆極也以贈申伯箋曰贈送也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臣道以柔順為體然必貴乎正直所以為全美萬邦若有不服之國申伯為牧能揉

之使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今我作是工師之誦其

詩之辭甚大其風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又極其好以

此贈申伯之行也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

安危之大計是其詩之大也美其功以勉之是其風

之好也王氏曰吉甫作此詩以贈申伯而序以為美宣王則王之美於是乎在蓋唐史臣賛裴度云非度破賊之難也任度之為難也申伯信賢矣任申伯者豈不賢乎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去聲○疏曰

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材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别散則皆相通也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

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以送之也

天生烝民傳曰烝衆也有物有則傳曰物事也則法也民之秉彛音夷○箋曰秉執也○傳曰彛常也好是懿德好去聲○傳曰懿美也天監有周箋曰監視也

昭假于下假音格○箋曰假至也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傳曰仲山甫樊侯也

○疏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内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内之國稱侯者天子不

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首章言天生仲山甫也天生衆民具形而有物稟性而有則則即帝則也以其具於吾身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有父子則有慈孝皆天理之不可踰也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有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今天視有周之德昭明假至於下故保佑此宣王而生仲山甫之賢以

輔佐其中興之功也有周總一代言之天子指宣王也言由先世積德之久故天眷宣王為生賢佐也○孔子閒居舉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曰此文武之德也謂文武之德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與此詩意同此詩欲美山甫故謂山甫天實生之若所禀獨厚於人者要之仲山甫能勿喪耳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骸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焉視聽言動必由於禮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止於敬為子而止於孝為父而止於慈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

長幼朋友之則也皆天理之常也民秉其常則莫不好德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如此其生仲山甫也亦若是而已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箋曰嘉美也令儀令色箋曰令善也小心翼翼箋曰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箋曰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威儀是力蘇氏曰力勉也天子是若傳曰若順也明命使賦傳曰賦布也

次章備舉仲山甫之德其德柔和而嘉美不過其則言柔得中也令儀則動止雍容令色則容貌温粹見於外者無不善矣又小心翼翼然恭敬表裏如一也

又能惟先王之訓典是法惟一身之威儀是勉惟天子之所行是順天子有明命則使山甫布之○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可不勉歟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天順也六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

亦順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然則天子是若非面從容悅之謂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箋曰百辟百君也纘戎祖考箋曰戎猶汝也繼汝先祖先考○李氏曰山甫祖考嘗居是官矣○今曰戎毛氏訓大鄭氏訓汝今以戎雖小子戎有良翰之類當從鄭念兹戎功之類當從毛王躬是保箋曰保安也出納王命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錢氏曰出謂王所施行出之於下納謂羣臣奉請復命納之於上王之喉舌傳曰喉舌冢宰也○箋曰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疏曰上云式是百辟故為

家宰舜命龍特立納言之官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　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箋曰莫不發應

三章備舉仲山甫之職也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為諸侯之法式纘繼汝先祖先考而保安我王躬出王命則承而布之納王命則行而復之作王之喉舌賦布其政教於畿外使四方於是發應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詩記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

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李氏曰肅肅嚴也仲山甫將之傳曰將行也邦國若否音鄙○釋文曰否惡也舊方九反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音懈○今曰解怠也以事一人

四章申上章賦政之事也言肅肅然而嚴者王命也仲山甫將而行之諸侯之有賢否者仲山甫則辨而明之山甫既明又哲下以保全其身謂善處功名無悔吝瑕疵之可指又早夜不解怠以奉事天子詩記曰明

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説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于偷生狥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亦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朱氏曰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錢氏曰於一事有見亦可以言明至於哲則無不見也明至於哲盡見天下之理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下可保身上能事君下必專在遠害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茹音孺又音汝○箋曰柔猶濡毳也毳昌鋭反本又作脆○廣雅曰茹食也○疏曰取菜之入口名為茹○曹氏曰茹者吞啗之名若茹草茹毛然凡魚肉柔也則吞啗之

剛

則吐之箋曰剛堅強也○曹氏曰骨骾則吐棄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矜與鰥音義同不畏彊禦解見蕩

五章言其剛柔不偏也人有常言謂物之柔者人則茹食之物之剛者人則吐出之喻陵弱而畏彊也惟仲山甫則柔不茹而剛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也

疏曰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輶音酉又音由○箋曰輶輕也民鮮克舉之鮮上聲我儀圖之箋曰儀匹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

傳曰衮冕者君之上服也○箋曰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維仲山甫補之

六章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人有常言謂德之在人根於固有反而求之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自暴自棄也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維仲山甫能舉之人有不及則賴良朋切磋之助有愛其人之心則亦思効忠盡以助之今吉甫之心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也王之職有闕失仲山甫能補之使無

闕也袞職者斥王也

仲山甫出祖箋曰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曹氏曰顔師古注漢書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祀以為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四牡業業箋曰業業動也○今曰動而不息之意有考見雲漢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音棚○今曰箋以此為行貌即不息之意考見出車八鸞鏘鏘鸞解見釆芑○箋曰鏘鏘鳴聲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補傳曰竊意夷王時雖遷而城郭未為周備故宣王城之歟

七章言城齊之役也王命山甫城齊遂為祖道之祭而行其所乘之四馬業業然動而不息其所從之行夫捷捷然而敏常恐不及事也其所乘之四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令往築城於東方之齊國蓋去薄姑而還臨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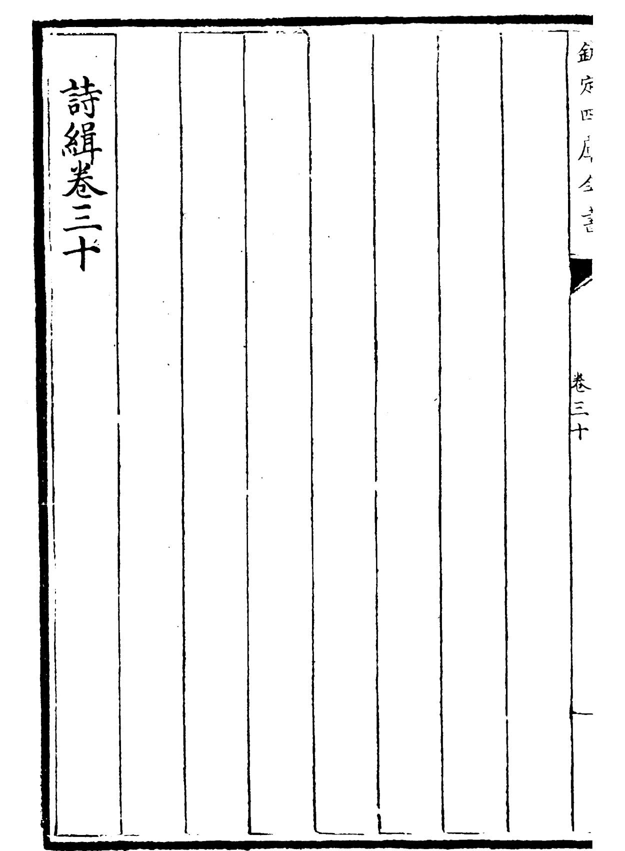
四牡騤騤音逵○今曰桑柔傳云騤騤不息也八鸞喈喈音皆○錢氏曰喈喈和鳴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箋曰穆和也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山甫往齊而周人望之欲速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吉甫自言我作此工師之誦穆穆而和如清微之風可以化養萬物山甫心在王室其在外多有所懷思以此詩慰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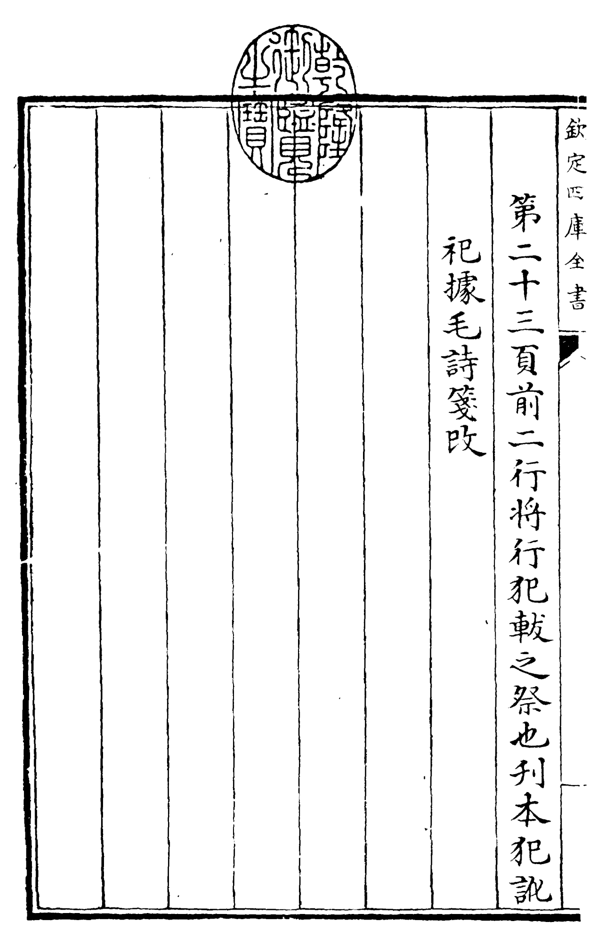
詩緝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八第四頁後八行賔客寄舍其中刋本寄訛奇據毛詩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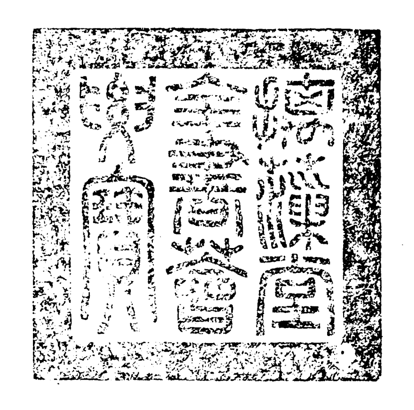
卷二十九第十九頁前七行頻急也刋本頻訛類據經改

卷三十第六頁後二行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刋本脱來字據月令增

第十九頁後六行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刋本易慢訛慢易據樂記改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將行犯軷之祭也刋本犯訛祀據毛詩箋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莊承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緝卷三十一

宋　嚴粲　撰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箋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疏曰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襄二十九年左傳説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此韓是武王之子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李氏曰此

詩言錫命者蓋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所謂能者蓋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妄受春秋書錫命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之者皆妄予而得之者皆妄受何以為能錫命乎

韓侯來朝而歸尹吉甫作詩以送行也

奕奕梁山　傳曰奕奕大也○疏曰梁山韓國所在○曹氏曰漢地理志云禹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而唐同州馮翊縣有韓城古韓國即少梁也○李氏曰禹貢云治梁及岐今在同州彭城縣其後屬晉春秋時梁山崩乃晉望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注云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　維禹甸之　甸音奠鄭音盛○傳曰甸治也　有倬其道　倬音卓○箋曰倬著明也○疏曰有倬然著明

之道韓侯受命李氏曰非韓魏趙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邘晉應韓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邘音于見僖二十四年○疏曰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箋曰戎猶汝也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今曰解怠也虔共爾位共鄭音恭毛音拱○傳曰虔固也○疏曰共恭敬也朕命不易曹氏曰韓侯能繼其祖考朕豈復易其命哉榦不庭方箋曰作楨榦而正之○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今曰隱十年左傳云以王命討不庭常武徐方來庭以佐戎辟音壁

首章美宣王能錫命韓侯也宣王命韓侯為州牧是

寔王興衰撥亂之事詩人因地起興以宣王之功配

禹也言梁山在韓國之境内奕奕然高大昔有水患

乃大禹甸治之也今宣王中興有倬然著明之道俾

韓侯受命爲侯伯亦在梁山之傍其功與大禹先後

相輝也有倬其道言周道燦然復興也宣王親自命

之云當繼汝先祖先考之舊職無廢棄我之命見韓

侯先世嘗爲州牧矣親命之者見宣王丁寧告戒之

意若曠瘝其官是廢棄朕命也今汝能早夜不怠虔

固恭敬爾之職位故朕命不復改易言因其先世之

舊也有不來庭之方國汝當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汝君謂以王命討不庭也○毛氏以爲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者也其説爲長孔氏釋毛以爲美韓侯復禹之功以韓侯配禹擬非其倫失毛意矣功莫大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以皇王維辟以武王之功配禹也信南山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之功配

禹也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

四牡奕奕今曰上奕奕為大此亦大也解見車攻孔脩且張傳曰脩長也○駉傳曰腹幹肥張也韓侯入覲傳曰覲見也以其介圭疏曰毛氏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今曰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綏毛音緌鄭音雖○傳曰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疏曰淑旂旂之善者綏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鄭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

有采章也

簟茀錯衡 簟甜之上溷茀音弗○箋曰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用席爲蔽○傳曰錯衡文衡也○疏曰錯置文采爲車之衡

玄衮赤舄 音昔○疏曰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赤舄赤色之舄

鉤膺鏤鍚 音漏羊○鉤膺解見采芑○箋曰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鍚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鍚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爲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鍚指此文也

鞹鞃淺幭 鞹苦郭反鞃音弘幭音覓又音蔑○傳曰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也○疏曰革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横木可憑者鞹鞃者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幎字異義同以淺毛之

皮爲幭也

鞗革金厄鞗音條○鞗革解見蓼蕭○箋曰金厄以金爲小鐶往往纏搤之○較音角

疏曰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次章述韓侯入覲受錫予也韓侯在道乘奕奕然大之四牡其形甚脩長而且腹幹肥張將以入京師而朝覲既至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而朝見于王王於是錫賚韓侯以交龍之旂擇其善者予之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又以漆簟爲車之蔽茀又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

又有赤色之舄馬則有婁頷之金鉤及馬胷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去毛之皮鞹施於軾中央之鞃又以虎皮淺毛幭覆其軾又有鞗皮爲轡首之革以金爲小環纏搤之

韓侯出祖箋曰祖將去而祀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祀軷解見生民出宿于屠音徒○傳曰屠地名也顯父餞之父音甫○箋曰顯父周之公卿也○疏曰送行飲酒曰餞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炰音庖○炰鼈解見六月○箋曰鮮魚中膾者也○箋曰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爲膾其蔌維何蔌音速○

傳曰蔌菜殽也○疏曰蔌者菜茹之總名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

維筍及蒲 筍字亦作笋○箋曰筍竹萌也蒲深蒲也○傳曰蒲蒻也蒻音弱○疏曰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笋菹是菹有笋有蒲也天官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笋法鬻煑同

其贈維何 箋曰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疏曰贈者以物送人之名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

乘馬路車 乘去聲○疏曰采薇彼路斯何大夫亦爲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

籩豆有且 沮之平○箋曰沮多貌

侯氏燕胥 箋曰侯氏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胥者也○今曰頌有駜于胥樂兮

三章述韓侯既覲而還也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祖畢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公卿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於百壺其殽饌有以火煑熟之鼈與中膾之鮮魚其蔌菜有筍與深蒲王贈送之物乃有四馬與路車其籩豆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俱來餞送之也

韓侯取妻取音娶汾王之甥汾音焚○箋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比音毗○解頤新語曰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

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為敖葬郟者曰郟敖葬訾者曰訾敖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郊公黎比公為比非也按左氏傳莒夷無謚於是有黎比公郊公茲丕公著丘公皆以號為稱與汾王以地為稱不類矣

蹶父之子父音甫○傳曰蹶父卿士也○疏曰韓侯取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為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曰里邑也百兩彭彭兩音亮彭音棚○百兩解見鵲巢○彭彭考見出車八鸞鏘鏘不顯其光箋曰不顯顯也諸娣從之娣音弟○釋文曰妻之女弟曰娣○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箋曰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疏曰莊十九年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

弟也諸侯一娶九女祁祁如雲傳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靚音靜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四章述韓侯取妻也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所娶乃是厲王之外甥是卿士蹶氏父字之子言尊貴也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有百乘之車彭彭然壯盛每車皆有八鸞其聲鏘鏘然而鳴車馬之盛禮儀之備豈不顯其有光榮乎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媵妾隨而從之其行祁祁然徐靚如

雲之衆多韓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爲去聲姞其一反相去聲○傳曰姞蹶父姓也○箋曰攸所也莫如韓樂音洛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音許○傳曰訏訏大也魴鱮甫甫鱮音序○魴鱮解見齊敝笱○傳曰甫甫大也麀鹿噳噳麀音憂噳音禦○傳曰噳噳衆也有熊有羆羆音碑○解見斯干有貓有虎貓苗茅二音○傳曰貓似虎淺毛者也慶既令居令去聲○箋曰令善也韓姞燕譽

五章述蹶父相攸也蹶父甚武健嘗爲王使於天下

無國不到爲其女姞氏相視其所居無如韓國最樂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訏訏然大魴鱮甫甫然大麀鹿噳噳然衆又有熊羆貓虎此四獸能爲人患而言之者見有深山大澤爲大國也蹶父既喜慶其有此善居韓姞則安之而又有顯譽王氏曰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畀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懐也○詩記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

溥彼韓城溥音普○箋曰溥大也燕師所完燕王肅平聲毛鄭如字完音桓○王肅曰燕北燕國○朱氏曰燕召公之國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詩記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傳曰師衆也以先祖受命傳曰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箋曰韓侯先祖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先祖韓侯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疏曰其有貢獻往來爲之節度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謂蠻也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如字又音堆貊音陌○傳曰追貊戎狄國也○箋曰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疏

曰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

奄受北國 傳曰奄撫也

因以其伯 箋曰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疏曰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

實墉實壑 傳曰言高其城深其壑○箋曰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故興滅國繼絕世○疏曰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

實畝實籍 箋曰籍税也

獻其貔皮 貔音皮○釋獸曰貔白狐其子豰豰呼木反音熇○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曰貔

似虎或云似熊赤豹黃羆䟽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六章述韓侯總統百蠻也溥大矣韓國之城其初封之時乃召公爲司空以燕國之衆築完之韓國之城舊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之伯因其國近蠻使時節百蠻之貢獻韓侯先祖既如此故今宣王賜韓侯以追人貊人撫受北方之國因以

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使復爲州牧也中間韓侯之先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絶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絶世令築其城墉深其池壑正其田畒定其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黄羆之皮於王而韓侯總領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䟽曰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

言興撥以廣之**命召公平淮夷**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矣

此詩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也

江漢浮浮疏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

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浪音郎○渤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今曰浮浮水滿而流貌**武夫滔滔**音叨○王氏曰滔滔以其衆逝也○蘇氏曰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疏曰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今曰左傳宣十二年趙括趙同云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旟解見鄘干旄**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平聲○朱氏曰鋪陳也陳兵以伐之也○今曰即常武鋪敦淮濆之鋪

首章述進兵也興也宣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由江

漢進兵因以起興言江漢合流浮浮然水滿而流猶士卒滔滔然順流而下其勢不可禦也卽常武如江如漢之意也持重之師不貪利疾趨疑於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敢遊息當時南征北伐四方略定惟淮夷未平故召公從容臨之而有餘也此行止爲淮夷而來求討其罪耳見餘方已定也旣已出我戎車旣已張設我旟非敢安處非敢寛舒止爲淮夷而來陳兵以伐之耳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卽常武匪紹匪遊

之意也

江漢湯湯音商○釋文曰湯湯流盛也武夫洸洸音光又音汪○傳曰洸洸武貌○李氏曰有洸有潰是亦武貌經營四方李氏曰所謂經營四方但是經營淮夷如後世征伐夷狄則曰有事于四方夷狄耳告成于王箋曰克勝則使傳遽告成於王傳張戀反○疏曰傳遽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四方既平王國庶定箋曰庶幸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曰載之言則也

次章述告成也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興武夫洸洸然武壯召公之伐淮夷所以經營四方之治也淮夷

止是南方南方未寧則四方皆將騷動故經營南方而謂之四方也告功于王南方既定則四方皆已平矣外寧則內安故王國幸已安定無有叛戾乖爭者向也宣王以天下未安爲憂今則可以安寧矣江漢不言戰事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卽言告成葢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孚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

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江漢之滸音虎沈音許○箋曰滸水涯也○今曰江漢之滸指江北接淮南之地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辟音闢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疚音救○箋曰疚病也棘急也

王國來極箋曰極中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于疆于理疆理解見信南山至于南海詩記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三章述平賦也上章告成則淮夷平而四方無事矣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召虎既成功於江漢之滸王因命召虎由此地以開闢四方而施徹法於疆土武事僅定而即行疆理賦稅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

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宜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來毛如字鄭音賚旬音巡又音荀○傳曰旬徧也○今曰桑柔其下侯旬傳云陰均也此亦爲均又易豐卦雖旬无咎注旬均也○蘇氏曰宣布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傳曰似嗣也○箋曰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肇敏戎公肇音兆○詩記曰肇始也○傳曰敏疾也公事也○箋曰戎猶汝也用錫爾祉音恥○釋文曰祉福也

四章述褒功錫祉也武功已成疆理已定故此章美召虎之功而錫命之言向者淮夷之民獨不霑王化是不均也由淮夷之君壅遏而不宣也王之命召虎來此南方使旬均之而無外宣布之而無壅也昔文王武王受天命之時汝祖康公為翰幹之臣汝召虎無自謙曰我小子耳今汝之功乃足以繼嗣康公我用此賜汝以福卽下章所陳是也○舊說以為述康公之功以勉虎如此則與用錫爾祉及下章意不接

續此詩武功已成當爲美其克紹康公也

釐爾圭瓚 釐音離瓚才贊反○傳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解見旱麓

秬鬯一卣 秬鬯音巨暢卣酉由二音○秬鬯釋草曰秬黑黍傳曰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箋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疏曰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煑之使之芬香條鬯毛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鄭以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非草名箋說爲長○卣釋器曰彛卣罍器也卣中尊也○釋曰孫炎云尊彛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云不大不小者是在罍彛之間案禮圖六彛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春官鬯人掌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告于文人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朱氏曰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又告于文人而錫之○今曰下云于岐周告先王之廟知文人為文王也錫山土田于周受命今曰此周當指豐也文王之廟在焉箋以為岐周跡申箋義以為岐周有別廟錢氏以為鎬京今皆不從解見崧高王餞于郿自召祖命曹氏曰自從也虎拜稽首稽音啓○今曰舜典禹拜稽首首至地也春官大祝辨九𢷬一曰稽首𢷬音拜○箋曰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天子萬年箋曰君思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五章述受賜報上之意也今賜汝圭柄之玉瓚副以

秬鬯之酒以一卣尊盛之乃告于文德之人文王而賜之又賜之以山川又加益以土田令虎往豐邑以受命於文王之廟葢自乃祖康公已受此命美其世勳也虎受君恩祝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箋曰對答也休美也陳氏曰王之休休命也）。作召公考（箋曰作爲也傳曰考成也）。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聞音問）矢其文德（傳曰矢施也）洽此四國（錢氏曰洽浹洽也）

六章申報上之意而納君於德也對揚如傅說對揚

天子之休命對謂答其命揚謂奉揚而行之也成者毀之對康公立大勲於王室而後嗣子孫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矣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期爲康公之成謂不毀墜其功也於是祝君不徒得萬年之壽願君德明而益明其善譽垂於無窮惟施其文德以浹洽四方之國而用武之迹泯矣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朱氏曰言

武功之不可恃
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解頤新語曰召穆公之意謂德爲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昔之爲詞賦者或竊取其義而後人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之意也

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

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於是親征之

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爲王自親行詩言有嚴天子王舒保作王奮厥武皆以王言之今從王基述鄭爲王親征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狃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伐淮有進厥虎臣仍執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赫赫明明今曰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王命卿士卿士解見十月之交南仲大祖大音泰大師皇父父音甫○箋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

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䟽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李氏曰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也○陳氏曰自冡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旣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之長者上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宰周公是也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旣敬旣戒

惠此南國

首章述命元帥也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大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人則皇父俾之整齊

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也南仲大祖世將也大師將尊也六師師衆也著皇父其人賢也此王命所以威嚴光顯有以服衆望而重國勢也又命之以師嚴器備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以惠南方之國淮夷徐戎挺亂南國皆被其禍宣王之師蓋除暴以安民也

王謂尹氏傳曰尹氏掌命卿士○箋曰天子世大夫也○疏曰即内史也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孫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吉甫爲卿而兼内史命程伯休父傳曰程伯休父

始命為大司馬○疏曰楚語云重黎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左右陳行**音航○箋曰行列也**戒我師旅率彼淮浦**音普○箋曰率循也○傳曰浦涯也○說文曰水濱也**省此徐土**疏曰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强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箋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疏曰太宰九職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上中下農夫也○錢氏曰緒事端也就其緒不中輟

次章述命副誓師以征淮徐也上命大師為元帥此

命卿爲司馬以副之王謂内史尹吉甫曰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名休父者爲大司馬内史掌策命諸侯孤卿大夫司馬大師掌其戒令也即言所命之意令軍出之時使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其行列戒勑我師旅曰往循淮之浦涯謂征淮夷也省察此徐之國土謂征徐方也不久留不停處以患苦其民使三農之事皆就其業不中輟也徐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素今又相挻而起爲禍不

淺故王親征之也曹氏曰傳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赫赫業業今曰赫赫威嚴也業業考見雲漢○傳曰業業動也有嚴天子嚴鄭如字毛上聲王舒保作傳曰舒徐也保安也○箋曰作行也匪紹匪遊箋曰紹緩也徐方繹騷朱氏曰繹連絡也騷擾動也震驚徐方箋曰震動也如雷如霆解見采芑徐方震驚

三章述親征之先聲也言王師之行赫赫然威嚴業業然震動者是尊嚴之天子也王乃舒徐而安行依

於軍法日行三十里非紹緩也非遨遊也進兵不急人自畏威徐方之人皆絡繹騷動矣奮揚威武以震動驚懼於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宣王先征淮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方已震驚蓋淮夷服屬於徐舉其大者言之也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王奮厥武釋文曰奮揚也如震如怒進厥虎臣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闞

如虓虎闞呼減反虓火交反○今曰鋪敦淮濆鋪平聲敦如字

闞聲也○釋文曰虓虎怒貌

濆音汾○箋曰鋪陳也○王氏曰敦厚也○仍執醜虜

傳曰濆涯也○疏曰濆謂厓岸狀如墳墓

傳曰仍就也○疏曰醜衆也虜者截彼淮浦朱氏曰截

囚繫之名爲人虜獲是屈服也然不可犯

王師之所

四章述征淮也宣王親征淮浦奮揚其威武如雷之

震如人之怒乃鼓而進其如虎之臣其聲闞然如虓

怒之虎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之濆涯師衆則陣厚

也就執其衆虜之降服者截然整齊於彼淮浦之上

是王師之所處也

王旅嘽嘽音灘○朱氏曰嘽嘽衆盛也○有考見四牡如飛如翰傳曰疾如飛摯如翰○箋曰飛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疏曰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若鷹鸇之類如江如漢箋曰江漢以喻盛大也○今曰征淮北之夷不由江漢而言如江如漢者以江漢為九州之最大天下所共知猶邶谷風言涇以渭濁亦非土風也江漢常武之詩皆以江漢喻王師但江漢浮浮則喻盛大而不可禦如江如漢則止喻盛大下言如川之流乃言不可禦也如山之苞傳曰苞本也○箋曰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疏曰静則不可驚動如川之流箋曰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疏曰動則不可禦止緜緜翼翼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絶翼翼不可得而亂○陳氏曰緜緜無隙之可尋翼翼閒整

縣縣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傳曰濯大也

而不可亂○歐陽氏曰緜緜連屬貌○翼翼考見采薇

五章述移師征徐也上既克淮浦此又進而伐徐王之師旅嘽嘽然衆盛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漢之廣大其固守而不動則如山之基本其往戰而不可禦則如川之流逝緜緜然密不可得而絶翼翼然整不可得而亂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大征徐國言必勝

也

王猶允塞蘇氏曰猶道也○箋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徐方既來箋曰已來告服

徐方既同䟽曰與他國同服於王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傳曰來王庭也徐方不回令曰回回轉也不回謂既服而不復叛也王曰還歸箋曰振旅

也

六章言徐服而天下定也方移師以臨徐方徐方畏

懾不戰自服於是美宣王之道允信塞實故能致徐

方之來服盖以道勝非以力勝也前此三方已定唯

徐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徐方旣服則四方皆已平定徐方來在王庭其心不復回轉則天下晏安不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不黷武也王猶允塞王曰還歸皆因以爲戒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箋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䟽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士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凡伯世稱之不謂與此爲一人也○曹氏曰板厲王之末而幽王大壞之時凡七十餘年矣决

非一人猶家父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箋曰惠愛也孔填不寧填音陳○傳曰填久也○今曰桑柔倉兄填兮降此大厲傳曰厲惡也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音再○傳曰瘵病也蟊賊蟊疾蟊音牟○蟊賊解見大田○疏曰蟊賊是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靡有夷屆音界○王氏曰夷平也○箋曰屆極也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抽○傳曰瘳愈也

首章述遭虐政仰天而訴之言天不惠愛我使我甚久不安矣天命幽王爲君是降此大惡使邦靡有定

而爲士爲民者皆病也小人爲民之害如蟊賊之蟲以蟊疾禾稼無有夷平屆極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無有夷平瘳愈之時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覆音福○箋曰覆猶反也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傳曰拘收也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說音稅一音脫○傳曰說舍也哲夫成城傳曰哲知也知音智○箋曰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哲婦傾城

次章述刑罰無倫也諸侯卿大夫有土田人民者女

反奪而有之無故黜削之也此當無罪者汝反拘收之彼當有罪者汝反脫免之刑罰顛倒如此皆由褒姒亂政也城喻國也丈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故曰成城婦人有智則必與政撓權以致亡國故曰傾城

懿厥哲婦懿如字舊平聲○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顔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為美為

梟為鴟梟音驕鴟音癡○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破獍食父獍音敬○曰此云鴟者怪鴟也鵄也鵬也鵂鶹也即墓門有鴞萃止也解見墓門○今曰鴟有二鳶飛戾天者鷹類也亦單名鴟也惡

聲之鳥者怪鴟也此配梟言之謂怪鴟也○箋曰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箋曰長舌喻多言維厲之階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歐陽氏曰婦人與寺人

三章述婦寺致亂也哲婦信美矣然終為梟耳為鴟耳褒姒出言不善如梟鴟之惡聲婦人多言乃為禍亂之階亂非天降乃起於婦人也幽王無賢人教之誨之唯婦人與寺人之言是聽也

鞫人忮忒鞫音菊忮音至忒他得反○箋曰鞫窮也○傳曰忮害也忒變也譖始竟背

譖如字竟莊蔭反背音倍○箋曰竟猶終也豈曰不極陳氏曰極至也伊胡為慝他得反○箋曰慝惡也如賈三倍賈音古君子是識箋曰識知也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

四章申婦寺之害也婦寺之葷以忮害變化而窮屈人不可究詰始則譖毀之終則棄背之其為惡豈曰不極至乎何故為慝惡而不已也商賈有三倍之利者賤丈夫之所為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乃休其蠶桑織紝之事而與朝廷之事皆非其宜

也

天何以刺傳曰刺責也何神不富傳曰富福也舍爾介狄○舍音捨蘇氏曰介大也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傳曰類善也人之云亡箋曰奔亡也○今曰猶何聞信亡之亡邦國殄瘁

五章述災譴之由也天何為出譴告以責王乎何為神亦不福王而降災害乎王不能反躬修省將有夷狄之大患顧舍之不以為忌而反以我為忌惡聞忠言也天降不祥以譴告王而王曾不弔愍無恐懼之

心故不敬謹其威儀其威儀不善矣又善人皆逃去無以輔正之則國之殄絶瘁病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蘇氏曰優多也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幾當音機○傳曰幾危也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六章七章憂亂也天降禍以為羅網多於前矣

觱沸檻泉觱沸音必弗檻銜上濁○解見采菽之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藐音莫○朱氏曰藐藐高遠貌無不克鞏傳曰鞏固也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檻泉從下上出屭沸然其來不竭喻已之憂未有已也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之不幸也藐藐高遠之昊天仁愛人君無不克鞏固其命幽王茍能改圖而為善庶幾不辱其祖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所謂式救爾後也幽王大壞至此凡伯尚欲救之拳拳之忠不能自已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音邵閔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朱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序云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已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瘨音顛○箋曰瘨病也民卒流亡箋曰卒盡也我居圉卒荒圉音語○箋曰國中至邊竟盡空虛○疏曰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圉謂邊境

首章愬亂也呼旻天而愬之曰天之降禍甚疾暴而威虐矣天厚降喪亡之禍病我以饑饉民盡流亡我所居國中及邊圉盡荒虛也

天降罪罟詩記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蟊賊內訌音紅○傳曰訌潰也昏椓靡共椓音卓共音恭○箋曰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也○疏曰天官閽人司晨昏以啓閉者潰潰回遹傳曰潰潰亂也疏曰回遹邪僻也實靖夷我邦今曰靖安也○傳曰夷平也

次章及三章言羣小致亂也天降刑罪以羅網天下故使小人如害禾稼蟊賊之蟲訌潰於內又昏椓奄人皆為不恭潰潰然亂為邪僻之行者乃使之安靖平夷於我邦任非其人也

皐皐訿訿皐音羔訿音紫○王氏曰皐皐緩而不供職訿訿以苟訿為能○曹氏曰訿訿毀也曾不知其玷點店二音○箋曰玷缺也兢兢業業曰危動恐懼也考見雲漢孔塡不寧塡音陳我位孔貶彼檢反○傳曰貶隊也○箋曰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皐皐然頑緩而不供職訿訿然以謗毀為事乃曾不知其為玷缺也天下之人兢兢而戒謹業業而危恐甚久不安也我王之位甚貶隊矣言衰微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傳曰潰遂也○曹氏曰潰訓散又訓亂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

澤則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棲音西苴音葅○傳曰苴水中浮草也我相此邦相去聲無不潰止箋曰潰亂也

四章言凋瘵也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不潰遂而茂盛如木上棲枯草豈復有生理我視此邦無不潰亂矣○今考邶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

之盛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句不如時維今之疚句不如茲彼疏斯粺音敗胡不自替傳曰替廢也職兄斯引

○箋曰疏麤也謂糲米也粺精米也○傳曰職主也○傳兄音況○箋曰兄茲也○兄解見桑柔

五章言小人宜退也昔時之富不如今時也今時之病未有如此之甚也本不如此特小人壞之耳苟小人退而君子進則其病去矣故言彼小人如疏麤之糲米此君子如精粺彼小人何爲不自廢退以避君

子乃職主援引其黨孚言小人方植黨自固豈肯退

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如字○傳曰頻厓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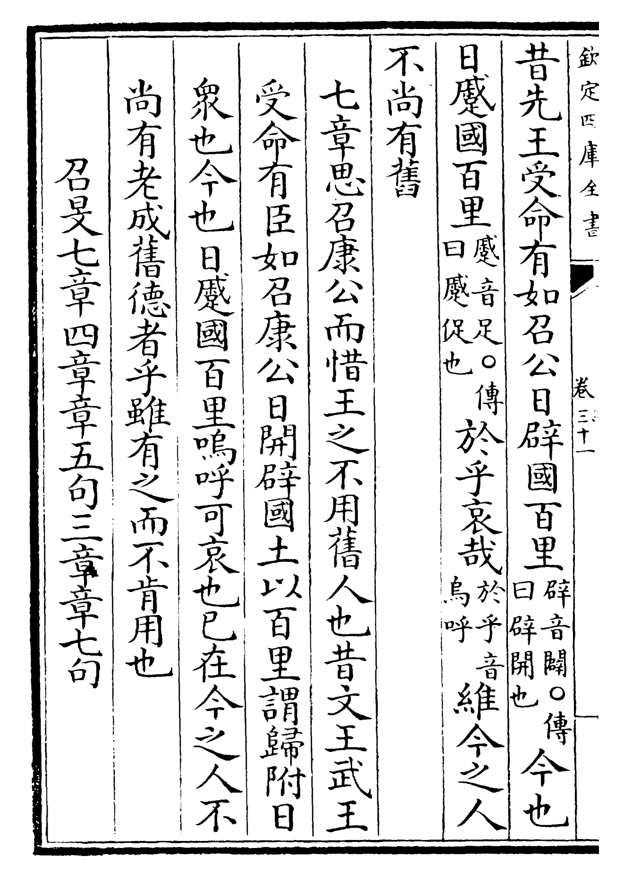
斯害矣箋曰溥猶徧也職兄斯弘箋曰弘大也不烖我躬

六章中言小人之害也池水由外灌其竭也不云自

頻厓之不入乎泉水從中以益其竭也不云自中之

不出乎喻內外耗竭也溥徧被害而小人猶主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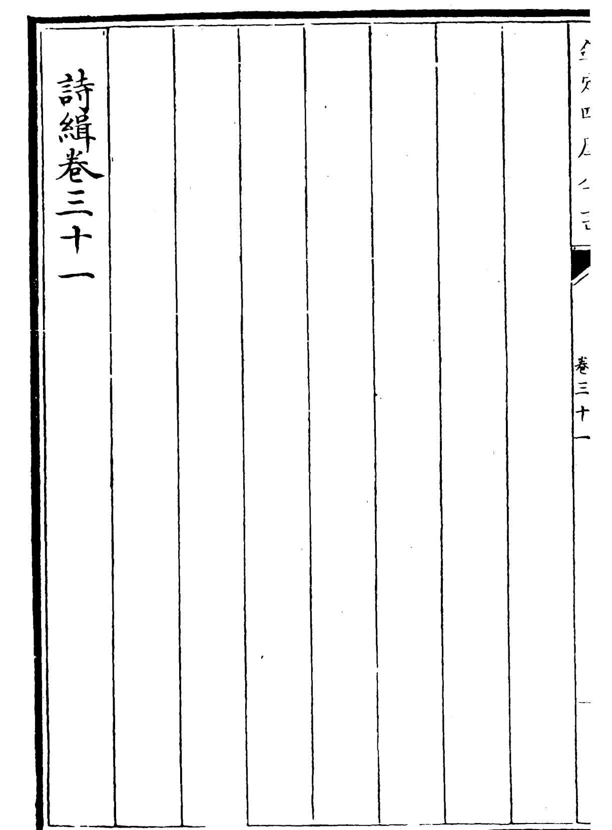
之是豈不烖我身乎亂則爾小人亦受禍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辟音闢○傳曰辟開也今也日蹙國百里蹙音足○傳曰蹙促也於乎哀哉於乎音嗚呼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七章思召康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昔文王武王受命有臣如召康公日開辟國土以百里謂歸附日衆也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可哀也已在今之人不尚有老成舊德者乎雖有之而不肯用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緝卷三十一